

美国原天主教徒黛恩·查尔斯·布里斯林

(1/3)



人们问我怎么成为穆斯林的，我回答说本来就信仰上帝，但是信仰上帝的真切感受是在了解了伊斯兰、了解了《古兰经》之后才有的。首先从我个人的经历说起，我是爱尔兰裔美国人，出生在具有的浓郁天主教氛围的家庭。

我原是一名天主教徒

我的父亲曾在教堂从事培训天主教传教士的工作，历时三年之久。他是13个兄妹中的老大，他们弟妹都是在波士顿地区长大成人的。我父亲的两个妹妹是修女，一个弟弟也曾在教堂服务九年之久。我的祖母每天早早起床，穿戴整齐，爬上一座小山，到本地教堂做早晨“弥撒”，其余时间在家睡觉休息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她是一个严厉、善良、公平、强壮的妇女。在那个时代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。我敢肯定她从未听说过“伊斯兰”这么一个宗教。但愿上帝依她的虔诚信仰为她做出判决，因为那些从未了解过伊斯兰的人用他们的本能祈祷着独一的上帝，虽然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标签不同宗教。

四岁的时候，我在天主教会办的幼儿学校上学。在以后的12年里，我就生活在强行灌输天主教信条的环境中。到处是十字架，修女们身带十字架，教室的墙上挂有十字架，教堂的每个房间里都有十字架，更不用说那些雕像、圣哲画像——到处都有婴儿耶稣和圣母玛丽亚的画像——有些画像表现着他们喜悦，有些画像表现着他们的哀伤，画像上的人物明显具有白人、盎格鲁人的特点。在不同节日，大人们还给我们观看各种各样的天使和圣哲的画像。

记得小时候我常从屋后的山谷里摘来丁香和百合花，扎成小花束。我的卧室在楼上，我卧室旁边是客厅，客厅里有一座很大的圣母玛丽亚雕像，我就把这些小花束放在圣母玛丽亚雕像的底座上，然后跪在雕像下面向圣母祈祷，同时享受鲜花淡淡的芳香，静静地想着玛丽亚鲜花一般的、栗色的柔发多么漂亮。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从未向她祈祷什么，也没有感到她有什么力量能帮我的忙。夜晚我在床上念玫瑰经的时候，也是这种感觉。我按教规恳求天父、呼喊圣母、赞美圣父、圣子和圣灵，内心仰慕他们，虔诚地说：“只有你，万能的主。”我只能说这些话，我学的就是这些话。

我12岁的时候，母亲给了我一本《圣经》。天主教除了允许教徒学习《巴尔蒂姆教义问答》以外，不鼓励教徒阅读其他的东西。如果人们需要阅读其他材料，需要得到梵蒂冈教廷的准许，任何人的自我反省都会遭到天主教的否认与贬低。我专心地阅读《圣经》，知道了《圣经》里面是一些关于上帝的故事，我很迷茫。很明显《圣经》是人的作品，内容庞杂，难以掌握。但那时我能获得的资料也就只有这些。

我十几岁的时候，去教堂的次数大大减少了。这种现象是我们那一代人身上常有的事。到二十多岁的时候，我基本上已不信什么宗教了。我读了大量的关于佛教、印度教的书籍，甚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本地洗礼教的一些情况，它们都不足以引起我的注意。佛教充满异国情调，而印度教太守旧。虽然多年没有正式的宗教实践，但是我没有一天不谈“神”，特别是睡觉的时候，我总会说为我的幸运感谢神，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也在冥冥中寻求神的帮助。这个“神”就是我祷告的“唯一的神”，他能听到我祷告，我对他充满信心，没人向我讲解过这个“神”的情况，我纯洁的本能意识到这样一位“神”的存在。

(2/3)

“其他人”

我在准备我的硕士论文的时候，第一次听说《古兰经》。迄今为止，我与许多美国人一样，只听说过“阿拉伯人”，他们像漆黑的夜晚出来捕食的神秘动物一样，劫掠我们的文明。我从未从正面听到人们讲过伊斯兰，人们一再津津乐道的便是肮脏的阿拉伯人、沙漠中的骆驼、帐篷等等。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在宗教课上，对谁是“其他人”感到好奇。耶稣生活在迦南、加里里、拿撒勒，他怎么会长着蓝眼睛？“其他人”是谁？我曾有一种感觉，感觉我们与某个地方丢失了一种联系。1967年阿拉伯——以色列战争中，我第一次第一眼看到“其他人”，“其他人”就是被我们明确视为敌人的人，

但我喜欢他们，可是说不出来为什么喜欢他们。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解释不了喜欢他们的原因。不过我知道了一个事实：他们是我的穆斯林兄弟。

我第一次读到《古兰经》的时候，我已经35岁了。当时，我漫不经心地打开《古兰经》浏览，目的是了解居住在中东地区居民的宗教，为我的硕士论文寻找资料。真是安拉的安排，我恰好打开《信士章》52-54节经文：

“这个确是你们的统一的民族，我是你们的主，故你们应当敬畏我。但他们为教义而分裂成许多宗派，各派都因自己的教义而沾沾自喜。你让他们暂时沉浸在自己的困境之中吧。”
（《古兰经》23：52-54）

从第一次读《古兰经》开始，我就感觉到《古兰经》是真理——它明显的、强有力的揭示了人类生存的意义。人类的悲剧在于人类拒绝了真理，特别是他们的无休止的、徒劳的竞争富庶，使他们忽视了人类生存的目的。所有这一切概括在：国家、民族、语言——这些使我们引以自豪的、所谓显示我们身份的东西，实际上掩盖了我们应该共同分享的信仰——即崇拜独一无二的主宰——创造了万物、创造了我们及我们所自拥有的一切的主宰。

依然热爱耶稣和玛丽亚

孩提时代，我常说这几句话：“圣母玛丽亚，天主之母，我们是罪人，所以我们为死亡来临而向您祷告，阿门。”在祈祷中还有“万福玛丽亚”的话语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人们错误地把玛丽亚当作了神的母亲，这是她遭受的多大的毁谤啊！事实上，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待她：她是上帝所选拔的异乎寻常的女人，她以处女之身生育了伟大的先知耶稣。我的母亲经常为玛丽亚辩护，长期祈求玛丽亚的帮助，并解释说玛丽亚是母亲，她最理解母亲的痛苦。我母亲和象我母亲一样的人应该明白，纯洁的玛丽亚被犹太人诋毁，用卑劣的罪行（私通）指控她。明白了这些她们才会真正认识玛丽亚。玛丽亚承受了这些指控，但她知道全能的安拉会为她作出公正的判决，安拉给了她承受诽谤的力量。

只要相信玛丽亚得到了安拉的特慈，就意味着承认了她在妇女中的崇高地位，同时也破除了她被称为“天主之母”的错误认识和恶毒攻击。确实，这种称呼对她来说，比她活着时犹太人对她的指控更恶劣。作为穆斯林你可以爱戴玛丽亚和耶稣，但在这之前更应该热爱安拉，因为他能使你进入乐园，所以你必须顺从独一无二安拉的律法，在报应日清算之时，安拉将对你进行判决。犹如安拉造化了先知穆罕默德一样，造化了您，造化了耶稣，也造化了您吉祥的母亲。有人已经死了，将会有人死去，但安拉是永活的。

耶稣（在阿拉伯语中是“尔撒”）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神之子，相反他反复声明他是被派遣的使者。我想起年轻的时候经历的混乱思想，那种混乱源于教会的说法，教会赋予耶稣比他自己所宣称的更伟大的属性——神性，教会的神父们构思了这样一条信条：三位一体的信仰观。正是对《旧约》和《新约》（降示给摩西和耶稣的经典）的篡改导致三位一体信仰的产生。

坦率地讲，说耶稣是先知足够令人满足了。是的，他是独一的安拉派遣的使者，如果我们这样看待耶稣（愿安拉赐福于他），我们也很容易接受穆罕默德（愿安拉赐福于他）作为他的兄弟履行同样的使命——呼吁人们崇拜独一的主，万有的造化者，我们都将回到他那里——的事实。人们为他们的相貌特征展开争论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，阿拉伯人、犹太人、高加索人或者蓝眼睛、棕色眼睛……所有这一切都与他们作为承担者承担的使命无直接关联。了解了伊斯兰之后，无论什么时候想起耶稣，我都会产生这样的联想，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，人人都有信仰，耶稣是一个“穆斯林”，是一个顺从安拉的人。

《十戒书》的第一部分是这样讲的：

- 1、我是你的主宰，你不可以虚假的神灵为我伴。
- 2、你不得以你养育主的尊名徒劳地呼叫假神灵。

凡是知道“la ilaha ill-Allah”（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）的人会马上承认相似的见证词。然后拿来圣人们的真实故事，结束对圣人们的百般歪曲。

“他们说：‘至仁主收养儿子。’你们确已犯了一件重大罪行。天几乎要破，地几乎要裂，山几乎要崩。”（《古兰经》19: 88-90）

(3/3)

走向伊斯兰

在我成为一名穆斯林之前，我整整花了三年时间学习和研究了《古兰经》，当然改变我原有的服饰和习惯，我的确有点担心，例如要改变我喜欢约会和饮酒的习惯，确实是个问题。另外，欣赏音乐和参加舞会是我生活的主要部分，比基尼泳装和超短裙是我的爱好，而要改变这些，谈何容易？那时候我没有机会遇见任何穆斯林，驱车一小时去本州唯一一座清真寺礼拜，遇到的总是一些不会讲英语的穆斯林移民，而我居住的区没有穆斯林。我去参加聚礼日的祈祷，想验证我正在思考的问题是否正确，而清真寺里人们往往

很不安打量着我，好像把我看成作秘密侦探的间谍。我去参加一些穆斯林集会，也遇到这种情况。我得不到任何一位美国穆斯林的帮助，所有的移民穆斯林对我非常冷淡，不愿意和我说哪怕一句话。

此时我的父亲因身患癌症刚刚去世，在他的病床旁边我见证了天使取走他灵魂的情况。当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时，恐惧笼罩在他的脸上。他生前过着奢侈的生活，拥有游艇、乡间别墅、豪华小轿车等。我父母亲平日里关心的只是他们的收入，当他闭上双眼时，他所留恋的一切都与他远去了。

我突然有一种想尽快加入伊斯兰的冲动，觉得我还来得及改变我的生活方式，再不能浑浑噩噩地继续我以前的那种所谓的美满生活了。不久，我来到埃及，开始学习阿拉伯语。学习阿拉伯语言的过程，就像长途跋涉的旅途，充满奇迹。我终于发现了纯洁的真理：安拉是独一的，是人类永恒的归宿，他不生人又不被人生，万物不似像他。

伊斯兰最吸引我的就是它强调所有的人是平等的，先知说人类好像木梳的齿子——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，最优秀的人便是最虔诚的人。虔诚意味着热爱安拉、敬畏安拉。但成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之前，首先要知道谁是安拉。认识安拉意味着热爱安拉。这样我学习了阿拉伯语，用安拉下降的语言学习安拉的语言。

学习《古兰经》已经改变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我不再希望享受奢侈的生活、豪华的轿车、时髦的服装、快乐的旅行……，所有这些人间享受不再诱惑我。我非常喜欢有信仰的生活，恰如他们说信仰就在心灵，不在手头。我不怕失去亲朋好友，但安拉要求我接近他们，我就接近他们。我知道安拉给我的正是我所需要的，不多也不少。我不再有任何焦虑或者忧愁的感觉，我也不再对过去的事感到遗憾，因为安拉在关照我——独一的安拉，我过去一直认识到有安拉，但不知道安拉的尊名。

为美国祈祷

我祈求独一的、万能的安拉给美国人一个机会，让他们听到独一主的讯息——用简明、直观的语言表达的讯息。过去他们的侧重在政治方面，集中于人的事迹。现在该到了把重点放在众先知方面的时候了，众先知领导人类离开重重黑暗，指导人类走向光明。毫无含糊，今天黑暗笼罩着美国大地，其程度无法描述，其形式难以捉摸。真理之光属于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人们愿意与否，都应该遵循伊斯兰的道路。如果有人妨碍人们遵从伊斯兰的大道，将会导致不幸的后果。我十分关心我祖国的未来，我相信对伊斯兰了解的越多，我的希望实现的机会就越多。

